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五四

神僧傳第八卷

明新安吳 琯 校

地藏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
穎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
陽覩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造其峰而居焉藏嘗爲
毒螫音拭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
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沛然流行
時謂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葛
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唯藏孤然閉目石室

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羣老驚
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
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
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清白不
礫初甚切如麪而其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
養命南方號爲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塹
硎時闡切取之無盡一日忽召衆告别罔知攸往但
聞山塢石隕扣鍾嘶嘖所訝切跣趺而滅年九十九其
屍坐于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際
骨節若撼金鎖焉

鑒真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
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
焉後爲一方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
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賫經律法離岸至越
州浦止署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
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棧音筏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
弃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
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
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

泊出鳥海之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
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
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
身不施芻漆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次子也少附海艦達于
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旣渡沙漠涉于闐巴西至
葱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
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
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

登池岸唯見一胡麻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作
其怪物吐氣蓬敦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瞋目不搖
動久之乃有巨蛇驤首于膝上漏悲閔之極爲受三
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
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盤石是
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默許之
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
祈告之得吉祥兆可亦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
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
猶彈丸許咋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

獲應羣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
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
意其聖賢之言必無唐癸如是却廻臨行謂漏曰逢
蘭卽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遂入其中得白
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
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
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羣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名
至帝視之曰眞夢人中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上
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
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

闍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
山之下卽時依可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
由懷遠縣因置解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
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至今眞體端然曾無變
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
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
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
及聲明論浹旬已通矣後同弟子舍光慧晉_扶等_切

三七人附崑崙舶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
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
護慧誓等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
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
求一遍卽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
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誦娑竭
龍王經逡巡衆難俱息旣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極
備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
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踢
切徒卽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

五載還京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
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
大悅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襪止請銀瓶一枚作
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鷺誤觸瓶傾其風又作急
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
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畱
至德初蠻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
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
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被除至七過翼日乃
廖帝愈加殊禮焉肅宗厭世代宗卽位恩渥彌厚又

永介傳
卷之八
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請爲結壇致雨不空命其徒取棒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而以爐香甌水置于前轉吹震舌呼使呪之食頃卽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曳數條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第衢中之水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首倚臥北

面瞻禮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茶毘火滅收舍利
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
本院別起塔焉初玄宗名術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
在便殿羅時時反手搔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
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
帝意欲起取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
復完然在手又北印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
首若丘陵夜常乘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
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
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

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
蛇灰澗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
者樹木有拔仆者遽名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媪
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嘗西蕃大石康
三國帥兵圍西涼府名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
誦仁王蜜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
驚問空空曰毘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
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
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
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

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往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

間後累選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卽盧氏望也選舉不第從戎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儋者因得疾服姬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未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旣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朗禪師門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

紫金山悅可自心畱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
商或傷樵子從宗卜居哮嚙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
日禪從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
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
化此冥廻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
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而化春
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
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

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卽神龍
元年也遂配莊嚴寺聞牛頭山威禪師造山禮謁威
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
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鎗衆味同煮用畢
懸於樹杪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機衣不易時寒暑
一衲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
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
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脩葺遂於殿東
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
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